

惊悚法庭小说

Phillip Margolin

随风而逝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乐乐 译

曾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

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全球销量一千五百万册

并被时代华纳兄弟公司改编为热播电视连续剧



GONE
BUT NOT FORGOTTEN

群众出版社

惊悚法庭小说

Phillip Margolin

随风而逝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乐乐 译

1712.45
MGL2

GONE
BUT NOT FORGOTTEN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风而逝 / (美) 马戈林著, 乐乐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惊悚法庭小说)

ISBN 978-7-5014-4219-5

I. 随… II. ①马…②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201 号

著 者: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译 者: 乐乐
责任编辑: 晓 潇

随 风 而 逝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乐乐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 字数 246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219-5 / I · 1731

定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GONE, BUT NOT FORGOTTEN by PHILLIP MARGOLIN

Copyright: © 1993 BY PHILLIP MARGO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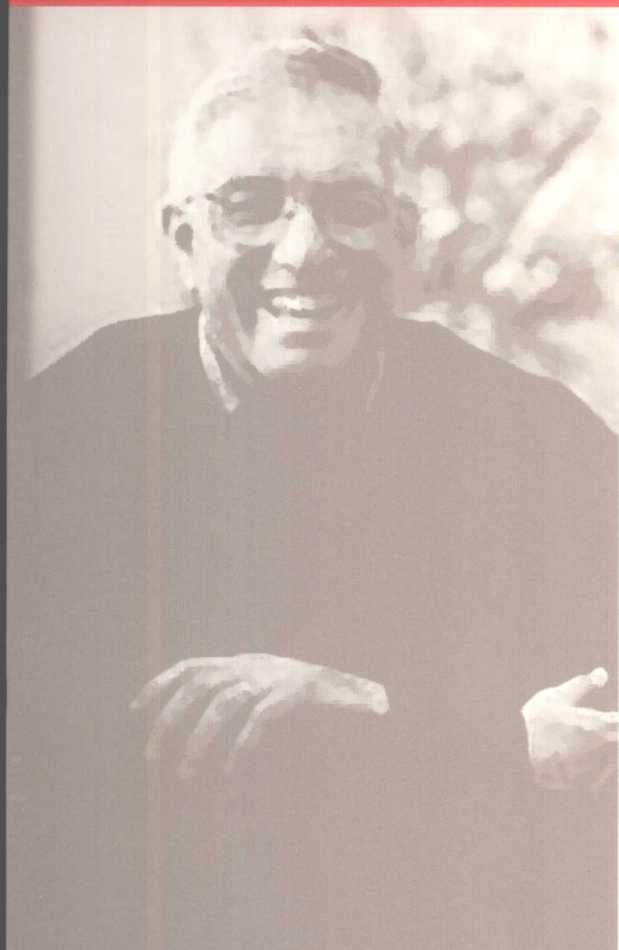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1 - 2007 - 5953



菲利普·马戈林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1944 年生于纽约。获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即从事律师行业。

第一部小说出版后，由知名律师一跃而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专职作家。

现与妻子及两个孩子生活在纽约。



乐乐

超级侦探小说迷。

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院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责任编辑：晓潇

第一部 中断的故事又开始了

第一章

“你们有判决结果了吗？”法官阿尔弗雷德·内夫问道。陪审团席位上坐着八位男士、四位女士。

一位体格健壮、胸肌发达的男士站了起来。他看上去该有六十多岁了。贝茜·泰勒鲍姆拿出两周前确定下来的陪审团名单。此人名叫瓦特·科恩，是位退休钳工。让他当陪审团主席，贝茜并不觉得有多合适。只是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法警从科恩手中接过判决结果，交给法官。贝茜的眼神紧跟着那张折叠起来的白色纸片，一刻也不曾放松。法官将纸片展开来，不声不响地浏览着。贝茜注视着他脸上的神情，企图找出富有暗示意义的神情来。但她一无所获。

贝茜偷眼看了一下坐在她身旁的被告安菊·哈默米尔。她人到中年，已有了发福的迹象。此刻，她身子笔直，注视着前方，显得抑郁而沉重。她被指控谋杀丈夫。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只有一次，她的感情稍稍有些外露——那就是她在解释为什么要杀死丈夫席德尼·哈默米尔时。她告诉陪审团，她不断地扣动手枪扳机，直到空洞的撞击声告诉她，子弹发射完毕为止。说着这一切，开始时她手有些发抖，接下来，身体止不住的摇晃，然后，控制不住的抽泣起来。

“请被告站好了！”内夫法官说。

安菊站稳脚跟，身体还在颤抖。贝茜跟她站在一起，眼睛直视前方。

“略去法庭程序记录，裁决如下：我们陪审团是在审慎选择之下组成的。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一致认定，被告安菊无罪……”

法庭的沉寂被喧哗打破了。贝茜根本听不到接下来的判词。安菊倒在椅子上，掩面而泣。

“好了！”贝茜说，“好了！”当她将手放在安菊肩膀上，想安慰她时，自己已是热泪横流。有人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她抬起头来，原来是检察官兰迪·海史密斯。他就站在她身旁，手里端着一杯水。

“她要来杯水吗？”他问。

贝茜接过杯子，递给当事人。

安菊镇定下来，兰迪等在一旁。

“安菊，”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之所以指控你，是因为你无视法律的尊严。我也想让你知道，你的丈夫无权那样对待你。不管他是谁，我都会这么想。如果你向法院提出指控，而不是用枪射杀他，我会尽最大努力将他投进监狱。现在，我希望你将那一切置诸脑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你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人。”

对他的这番好意，贝茜很想略表谢意。但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正当这时，安菊的亲朋好友一拥而上。她只好出去透一透气。穿过拥挤的人群，贝茜看到，兰迪正独自埋头在桌旁整理文件。当地区助理检察官往门口走去，注意到贝茜正站在人群边沿。庭审结束了，他俩也就成了多余人了。兰迪点了点头，贝茜也点头致意。

2

马丁弓着身子，背部肌肉拉得紧紧的，头微微向后仰，看上去像是一只就要扑向猎物的狼。躺在他身下的是一位金发女子，两腿缠绕在他的腰上。马丁一阵颤抖，然后，闭上了双眼。他身下的女子喘着粗气。马丁扭曲着脸，这会儿松弛了下来。他将脸颊贴在她的胸膛上，听着她的心跳，闻着混杂着香水的汗味。女的伸出一只手，搁在他脸上。马丁一只手懒洋洋地抚摸着她的腿，视线掠过她平坦的小腹，落在旅馆房间桌上廉价的电子钟上。时间已是下午两点了。他慢慢腾腾地从床上坐起来，两腿挂在床沿上。女人感到床动了一下，便抬起头来，发现他正朝房间那头走去。

“我希望你不要走。”她说，语气里有着无法掩饰的失望。

他从低矮的抽屉里取走随身用品，朝洗澡间走去。“我三点钟有个会。”他头也不回地说。

他在旅馆狭小的浴室里冲洗着性交时散发出来的汗水，然后，用毛巾将身体擦干了。镜子上满是水蒸气。他又用毛巾将镜子擦干了，审视着自己。他面容憔悴，蓝色的眼睛深深陷落，胡子修剪得很整齐。那张嘴像是很有吸引力，又像魔鬼一般，让人害怕。微型吹风机将头发与胡子吹干后，他仔细梳理好了，便推开了卧室门。金发女子还躺在床上。她总是这样，他洗好澡后，还想勾引他回床上去。他知道，她想以性欲来控制他。因此，每次他都会坚决拒绝。

“我决定，从今往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他一边将白色丝质衬衣扣好，一边很随意地说。

金发女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平时那么自信而开心的脸上现出了惊讶的神情。现在，他对她来说，不无吸引力。她不是轻易就会罢休的人。马丁稍稍将脸侧了过去，不想让她看到自己脸上的微笑。

“为什么？”她问道。

他正在穿一条灰色长裤。听她这么一问，他回过头来，观察着她脸上的变化。“你很漂亮，床上功夫也不错。这是你的优点。”他一边说，一边系着领带。“但你很乏味。”

金发女郎有一会儿愣在那里。然后，她气得满脸通红。“你放屁！”

马丁大笑起来，顺手将西服上衣提了起来。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她接下来说，愤怒很快就过去了。

“我是认真的！我们到此为止吧！我们有过欢乐时光，但我有别的追求。”

“你以为可以随意玩弄我，然后，像烟蒂一样，将我扔掉。”她说，火气又回来了。“我要告诉你的妻子！你这个狗娘样的！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马丁不再笑了，脸上的表情让女孩惊悚不已。她不由自主地朝床的另一头退去。马丁缓步踱到床边，站在她身旁。她还在往后退缩，举起了双手。马丁注视着她，就像生物学家在研究一个生物标本似的。突然，他抓住她的手腕，将双臂往背后扭了过去。她只得屈着身子，额头紧贴在皱巴巴的床单上。

她痛苦不堪地跪在地上，马丁从后面欣赏着她脖颈以下的身体。他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臀部，然后，往下压她的背，直到她痛得浑身颤抖。他喜欢看着她的乳房随着身体剧烈颤抖而晃动着。

“我要你明白一件事——”像在跟一个不服管教而遭受惩罚的孩子说话，马丁说，“永远都不要给我妻子，或给我打电话。明白了吗？”

“是的。”马丁将她反扭着的双手往肩膀上方提了提。金发女子连说话都不得不喘气了。

“告诉我，你从来不会做什么了？”他平静地问道，手上的力道轻了些，另一只

手抚摸着她的臀部。

“我不会打电话的，马丁。我发誓。”她哭泣着说道。

“为什么不给我妻子打电话，或是烦我了？”马丁问道，又在她的腰上用压力压了压。

金发女郎大口喘着气，身子因疼痛扭动着。马丁笑了笑，手上松了些，让她回答。“我不打电话。”她哭着说道。

“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呢？”马丁说，显得那么通情达理。

“因为你让我不要打。我会照你说的做。求你了，马丁！不要再伤害我了！”

马丁松手了。金发女郎瘫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着。

“回答正确。更好的回答是，你从来都不会做让我恼怒的事情。否则，你要吃的苦头就会比刚才厉害多了。你知道，远不止如此。”

马丁跪坐在她旁边，掏出打火机。那是纯金的打火机，上面刻有他妻子的名字。橘黄色的亮光在金发女郎眼前闪烁，让她眼里的恐惧一览无余。马丁将打火机凑近她的脸庞，让她感觉到一阵灼烧。

“远比这痛苦多了！”马丁旧话重提。然后，他关了打火机，走出房间去。

金发女郎在床上翻了个身，白色床单裹卷着她，盖住了臀部。她的腿看上去更加修长了，肩和背也显得更加光滑。她抽泣着，肩膀不停地耸动着。

马丁在浴室的镜子前整理酒红色的领带，也在镜子里观察着她。他在想，要是他这会儿告诉她说，刚才不过是个玩笑，她会相信吗？她会屈从自己吗？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嘴角不禁漾起了笑意。有好一会儿，他都沉浸在这样的想像里：她跪在他面前，热吻着他，相信他仍然需要她。他想着，将她的意志完全摧毁之后，再施之以温柔攻势，她是否会回心转意呢。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但马丁有信心做到这一点。现在，他有一个会要赶去参加。

“房钱已经付过了。”他说，“你想待多久都行。”

“我们不能谈谈吗，马丁？求你了！”金发女郎恳求道。她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上身裸露着。但马丁关上房门，走了。

外面的天空阴沉沉的，团团厚重的乌云正从天边滚过来。马丁打开黑色法拉利车门，关掉报警器。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做出让这位女子更痛苦的事情来，让她对他更加难以忘怀。马丁沉浸在自己的遐想里，不禁笑了起来。他丝毫不曾想到，旅馆停车场一个角落里，有人正在给他摄像。

马丁快速穿过马奎姆大桥，朝波特兰德驶去。狂风暴雨之下，维拉莱特河上看不到船只，只有一艘货轮正在开往天鹅岛码头。河对岸是一片杂乱的风景：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外观晦暗，却非常实用，全用天桥连接了起来。还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迈克

尔·克雷夫设计的怪异的波特兰德大楼，以及玫瑰色的美国摩天大楼，以及载有十八世纪以来重大史实的三层楼高的纪念碑。马丁的个人发家史也为波特兰德增添了光彩，尤其是为这个城市增加了财富。

马丁正要变换车道时，正好赶上五点钟的重要新闻。他将收音机打开。

“我是拉瑞·普雷斯科特，正在采访贝茜。她是安菊枪杀案的辩方律师。安菊枪杀了丈夫——前市政府一个局长。”

贝茜，在你看来，陪审团为什么要判被告无罪？”

“我认为，这不难选择。陪审团成员了解到安菊要不断遭受丈夫的毒打与虐待，身心将会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与伤害时，被告无罪的结论也就不难做出了。”

“从一开始，你对这一案件的诉讼就起着关键作用。你认为，如果被害者不是市长候选人，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哈默米尔先生的富有及他在俄勒冈政坛非凡的活动能力，可以影响到判决结果。”

“要是地方检察官阿兰挑选一位妇女来担任本案的代理，会有什么不同吗？”

“可能会有。同男的相比，女的对证词、证据的考量会更客观。她或许会撤销诉讼。”

“贝茜，这是你第二次代理虐待案获得的无罪辩护。就在今年前些时候，你同一个反堕胎组织打官司，赢得了百万美元。为此，《时代》杂志将你列为全美最有前途的女律师之一。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突然而致的声誉的？”

收音机里一阵沉默。然后，贝茜说话了，语气有些不太自然。“拉瑞，请听我说。我每天因为工作都要忙翻了天，还要替女儿操心，所以，根本无从考虑下一个案件我要怎么样，也没有想过今天的晚宴会是什么样！”

车载电话响了。马丁关掉收音机。他的汽车开出了拥挤路段，法拉利引擎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马丁驶入快车道。铃声第三次响起时，他拿起了话筒。“是马丁先生吗？”

“你是谁？”

知道他车载电话号码的人并不多。但这个声音他不熟悉来。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

“我也没必要跟你说话。”

“也许你说得对。但我想，要是知道我想说什么，你或许会有兴趣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我号码的。我耐心有限，有话快说！否则，我就要挂了。”

“好的。你是商人，我不该浪费你的时间。还有，要是你现在就挂了电话，我敢担保，我从此就会在你面前消失，但你永远不会忘了我的。”

人“你说什么？”

“你有兴趣了，嗯？”

马丁缓缓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突然，他觉得，额头和上唇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你知道内德船长酒吧吗？就是马内因路上的一家海鲜酒吧。酒吧里面很昏暗。你现在就开车过去，我们见面再谈。”

电话挂了。马丁将话筒放了回去。不知不觉中，车速慢了下来，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车就要追尾了。马丁的车横跨两个车道，撞上了路肩。他的心在怦怦直跳，太阳穴痛得厉害。马丁闭上眼睛，头靠回车座头枕里，呼吸回到正常状态。

电话里的声音显得粗鲁而没有教养。他一定是为了钱，肯定。马丁不由得冷笑起来。他一直都在跟贪婪的人打交道。要控制他们简直太容易了。在贪婪者看来，跟他们一样，任何人都是那样的愚蠢和胆小。

他的头不再痛了，呼吸顺畅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对这个电话充满了感激之情。一直以来，他对生活都是那么的心满意足。这么些年过来，他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危险，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将这个电话视之为对他的警醒。

3

内德船长酒吧位于哥伦比亚河滨，是一栋经过风吹日晒、斑驳陆离的木制结构老房，窗玻璃也模糊不清。酒吧就像电话里的人说的那样，昏暗不明。马丁在靠近厨房的餐桌旁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啤酒，耐心等待。一对年轻情侣手挽手进来了。肯定不是他要等的人。吧台旁边的高凳上坐着高个秃顶的推销员，穿着褪色西服。其他桌旁的人大多成双入对。马丁朝别的隔间看过去，看到一个高大男人，穿着军用防水衣。马丁目光落到他身上时，他笑了笑。

“我一直等着，看你要多久才能找到我。”这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他的隔间。

马丁没有说话。那人耸了耸肩，脸上笑容不见了。与马丁面对面坐着，并不是一件什么轻松的事，即使你自以为胜券在握。

“我们可以开诚布公，也可以勾心斗角。”那人说，“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最后买单的是你。”

“你正在卖什么？你想要什么？”马丁回答说。就着昏暗的灯光，马丁在仔细研究那人满是横肉的脸。

“不亏是生意人。我们直入主题吧！我从哈特兹帕特来。以前的报纸上有很多消

息，也有图片，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仔细辨认后，我发现，他就是你。我身边还带着一张，要是你愿意过目的话。”那人说道。他的手从外衣口袋里伸出来，将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头版的新闻图片放在桌子上。

马丁仔细看了看，然后，将图片推回到那人面前。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朋友！”

“哦，你这么认为？我有朋友在警察局，马丁。一般民众不知道，马丁，但我知道。在普特兰德，有人在谋杀现场留下了字条与黑玫瑰。我认为，这个嫌疑人就是哈特兹帕特系列案件的嫌疑人。你看呢？”

“我认为，你是聪明人。先生……”马丁说，有意拉长语调，好让那人自报家门。

那人摇了摇头，“你无需知道我名字，马丁。你只要付我钱就行了。”

“你要多少？”

“我认为，二十五万美元是很合理的价格。这最多不过是你的律师聘请费。”

那人一头浅发，非常稀薄。当他低头时，马丁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头皮。他的鼻梁像是被打断过，还留有疤痕。但他肩阔腰圆，壮实得很。

“你有没有将此事告诉你在哈特兹帕特的雇主？”马丁问道。

那人显得很惊讶，然后露齿一笑。“这可真是个问题。我奇怪你怎么会这么想。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希望，到目前为止，就是你知我知。”

那人没有回答。

“有一件事，我想知道。”马丁好奇的注视着他说，“我知道，你认为你知道我的事，也知道我的行动能力。你难道不怕我会杀了你？”

那人大笑起来。“你是一个温柔的杀手，马丁，就像我有一次闯入下流场所看到的强奸犯一样。那些人只知道对女人凶残，但对男人，就凶残不起来了。你知道我过去是怎么跟这种人打交道的吗？我让他们都变成了我的女朋友，马丁。我将他们都看成是我的小女王。我也会这么对待你，要是我对你的钱没有兴趣的话。”

马丁想着他说的话，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他的对手微笑地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那么多钱，我要花时间去筹措。”马丁说，“你能给我多长时间？”

“今天是星期三，周五怎么样？”

马丁假装正在想着怎么将股票换成现金，以及从银行账户里提取钱款的样子。“下周一吧。我的钱大多投在地产上。我要周五才能贷到款，或是卖掉一些股票。”

那人点了点头。“我听说，你不怎么相信别人的胡说八道。这很好。让我告诉你吧，朋友。我可不是那种好糊弄的。而且，我并不贪婪。我跟你之间，就是这一锤子

的买卖。”

那人站了起来。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他对马丁露齿一笑，“钱一到手，我就会在你面前立即消失，你也从来不用再想起我来了。”说完，他对自己这个小小玩笑得意地笑了笑。然后，转过身去，离开了酒吧。

马丁看着他走远，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关于这人的其他一切也并不有趣。

4

暴雨摔打在汽车挡风玻璃上，雨点又粗又密。拉斯·米勒将雨刷器开到最高挡。但水流如注，让他视线模糊。他眯缝着眼睛，借着前灯的光亮，好不容易才辨认出车道线来。差不多八点钟了，但维基习惯晚餐吃得晚。他想像着维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不禁露齿笑了。他希望，他能将车开得再快些。但转念又想，快出几分钟并无什么明显不同。

弗兰克的秘书召见时，他就给维基打了电话，说他不能准时回家。在弗兰克的广告公司，在角落里那间办公室被接待，是一种荣耀。那里米勒只去过两次。深红色的地毯和暗红色的木制桌椅及摆设，让他想起了以往梦寐以求的位置。当弗兰克告知他，马丁建筑公司的财务由他负责时，米勒就知道，他的事业走上了正轨。

在马丁举行的林荫大道开工的庆祝会上，经人介绍，米勒和维基认识了马丁。所有职员都参加了。但米勒注意到，马丁给予了他更多关注。一周后，他收到了去往马丁游艇的邀请函。那以后，他参加过两次马丁举办的家庭宴会。一位名叫斯图亚特·韦伯的业务经理曾告诉米勒说，跟马丁在一起，他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但在米勒看来，马丁是他见过的最有活力的人了。他让米勒觉得，他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米勒认为，只要愿意，他完全可以让自已成为整个建筑工程的业务总管。要是这一梦想能成真，他将会前程远大。也许，他就会离开布兰德和盖茨，直接为马丁工作。

米勒将车开往车库。车库门自动打开了。雨点敲打在水库顶上，发出嘈杂的响声，听来有如世界末日。

米勒走进厨房，感觉暖融融的。煤气炉上放着一个大铁锅。维基一定在准备麦面饼。但放在旁边的酱油是干什么用的。人也不见了。

米勒揭开锅盖，一边叫着维基的名字。他发现，锅是空的，案板上堆放着切好的蔬菜。米勒不由皱了皱眉头。煤气炉没有点着，另一只锅里盛着水。做麦面饼的模子放在一旁。那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米勒买了送她的。

“维基。”米勒又喊了一声。他解开领带，脱下夹克。客厅的灯亮着。

后来，当米勒回想起这一切，向警察描述时，说他之所以没报案，是因为当时并没觉出有什么异样。电视机开着，维基一直在读的朱迪斯的小说也打开在桌上。维基不在，一定是去了哪个邻居家了。

米勒第一次走进卧室，并未注意到玫瑰花和纸条。他背对着床，脱下外套，将它挂在衣橱里。然后，他换上便装，拿起电视节目单，看看有什么好的节目。过了一刻钟，还不见维基回来。他便再次走进卧室，给维基最好的朋友打电话，看维基是否在她那里。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丝不乱的床上，在枕头的位置，放着一张纸，还有一朵黑玫瑰。纸上字迹很工整：随风而逝。

第二章

椭圆形办公室里，阳光洒在地板上。美国总统奥斯汀·福布斯朝参议员雷蒙德·库比走去。在金色阳光的沐浴下，总统看上去像是上帝委以重任的使者。要是他感觉到自己此刻在阳光下的形象的话，准会以为，上帝投了他的赞成票了。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确实不错。

“见到你真的很高兴，雷！”福布斯说，“你认识克莱·贝德洛，是吧？”

“我和他见过面。”克莱说，想起了那个替总统扫除麻烦的家伙，就在两周前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会。

在总统示意下，库比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顺便朝窗外的玫瑰花园瞅了一眼。总统坐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一直跟随着他，从密苏里州的律师办公室，来到了这里。此刻，他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艾伦好吗？”福布斯问道。

“不错。”

“你好吗？身体还好吧？”

“好得很，总统！上个月我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库比回答道。他知道，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早已将他的体检报告交给总统了。

“个人生活没什么问题吧？家里一切都好吧？财务状况不错吧？”

“我和艾伦下月举行二十三周年结婚纪念活动。”

福布斯紧紧盯着库比。他的这位伙伴将要退休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强硬的家伙。他已在四十八个州的选举中胜出。

“我不能再次遭受类似哈钦斯事件的惨败。”福布斯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雷，她对我撒谎。哈钦斯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跟我撒谎。但《邮报》记者发现了真相……”

福布斯竭力不去想那件事。总统提名哈钦斯时，遭到了参议院反对。所有与会者都能感觉到，这事对总统声誉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你过去的生活里，有没有可能惹起麻烦的事，雷？任何事情？你在马林钢铁公司做 CEO 时，有没有受过贿？你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时，有没有抽过大麻？高中时，你有没有跟女孩乱来过？”

库比知道，这些问题并不偏激。要想成为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或是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就得在很多事情上洁身自好，小心翼翼。“没有任何出轨之事，总统先生。”

办公室里好一阵沉寂无声。然后，福布斯说道：“雷，你应该知道你此行的目的。如果我提名你为美国联邦法院的最高法官，你会接受吗？”

“是的，我会接受，总统先生。”

福布斯露齿笑了，屋里气氛轻松了许多。

“我们明天就会公开提名。你将成为联邦法院的最高法官。”

“谢谢你的提携。”库比说道。他没再多说什么。他知道，总统会向白宫提名。但他并未因此而有任何飘飘欲仙的感觉。

库比轻轻地从床上坐起来，脚在底板上摸索着拖鞋。妻子艾伦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月光洒在她身上，她看上去宁静极了。他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白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也只有妻子这样的人，才能睡得如此安稳。

库比家里有个小酒吧，他调了一杯威士忌。墙上有一个钟，那是祖宗传下来的古董了。它分分秒秒地走着，“答、答”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里听来，是那样清晰。

将酒杯放在壁炉架上，库比拿起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是他的父亲霍华德。作为华尔街深具声誉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当时他正在最高法院为一桩案件辩护。两个月后，霍华德伏案工作时，溘然长逝了。

库比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担任马林钢铁公司的 CEO、纽约州州长、联邦

参议员。但在他印象里，记忆最深、最引以为豪的是，他十岁那年，同父亲一道，站在最高法院的台阶上，享受着那位声音沙哑的智慧巨人的保护。在他心目中，父亲最是精明强干了。

从街面到法庭入口，一共有五十三级台阶。每当父亲牵着他的手往上走，他都要数一数。来到西边门廊的石柱旁，父亲总要停下来，指着大理石石墙上镌刻的大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库比，这就是这里的行动准则：公正。这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的最高法院。这个伟大国家的重大诉讼，最后都要在这里进行。”

高大的橡木门后是法院的议事厅。审判室看上去并不陌生。红木长凳后面，是九把各种风格的高靠背椅。当所有参与审判的人员都入座后，他父亲就会站起来。法官宣布开庭时，他能听出，他声音里有着令人敬畏的东西。人们投向他的目光充满了敬重。那些身着黑色衣服的人，个个都绝顶聪明，地位都在父亲之上。父亲对他们毕恭毕敬。这一切，都给库比留下了深刻印象。回纽约的火车上，库比暗地里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坐上最高法院的那把椅子。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就要宣布他的提名了，他的好梦就要成真了。

等待从周五就开始了。那天，白宫一位消息可靠人士说，总统将提名范围缩小到了作为参议员的他与第五巡回法庭的阿尔弗雷德了。当天下午，他便被叫到了总统办公室。总统告知说，参议院的成员将有重大变动。总统最先提名的是哈钦斯。但哈钦斯被否决。总统希望，类似的提名不要旧戏重演了。相信参议院不会反对了，因为库比的信誉颇佳。现在，他期盼的是，提名前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

放下照片，库比端起了酒杯。他无法入睡的原因不全在于内心的激动。库比很诚实，他告诉总统说，他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丑闻时，没有说假话。但过去仍让他心有不安。当然，这些事所知者寥寥。但他不太能确定，那些人是否会保持缄默。这总有些让他提心吊胆。另外，对那个即将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人，他并未将过去说明白。

库比啜饮着威士忌，凝视着窗外明亮的街灯。威士忌发挥作用了。他紧张的肌肉放松了，觉出睡意来了。对于既往的历史，谁都无能为力。即使他预测到了将来的波折，他也知道，他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现在的惴惴不安也改变不了过去的事实。再说，那一切曝光的可能性会少之又少。不到一个小时，参议员又能安然入睡了。